

[美] 奥克塔维娅·E. 巴特勒——著

Octavia E. Butler

海际——译

The
Xenogenesis series

莉莉丝的孩子

破
晓

DAWN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The
Xenogenesis series

莉莉丝的孩子

1

dawn

破晓

[美] 奥克塔维娅·E. 巴特勒——著

Octavia E. Butler

海际——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The
xenogenesis series

莉莉丝的孩子

1

dawn

破晓

[美] 奥克塔维娅·E. 巴特勒——著

Octavia E. Butler

海际——译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, 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莉莉丝的孩子. 1, 破晓 / (美) 奥克塔维娅·E.巴特勒著; 海
际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21.2
ISBN 978-7-5455-5697-1

I. ①莉… II. ①奥… ②海… III. ①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0) 第078856号

DAWN by Octavia E. Butler
Copyright © 1987 by Octavia E. Butler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21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
Books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 through Bardon-Chinese
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9-588

LILISI DE HAIZI 1: POXIAO

莉莉丝的孩子 1: 破晓

出品人 杨 政
作 者 [美] 奥克塔维娅·E.巴特勒
译 者 海 际
责任编辑 陈文龙 赵雪娇
装帧设计 挺有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(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: 100078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tg@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21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21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1.5
字 数 240千字
定 价 49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5697-1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营销中心)

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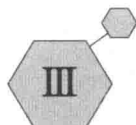
C O N T E N T S

I 子 宫

1	002
2	011
3	025
4	036
5	0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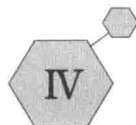
II 家 庭

1	064
2	070
3	080
4	084
5	100
6	110
7	115
8	120
9	139
10	147
11	153
12	157



Ⅲ 育儿室

1	166
2	183
3	189
4	202
5	207
6	217
7	233
8	238
9	243
10	247
11	254
12	262
13	278
14	2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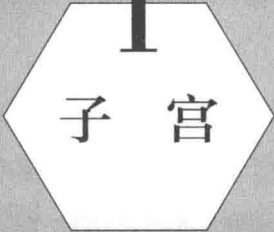


Ⅳ 训练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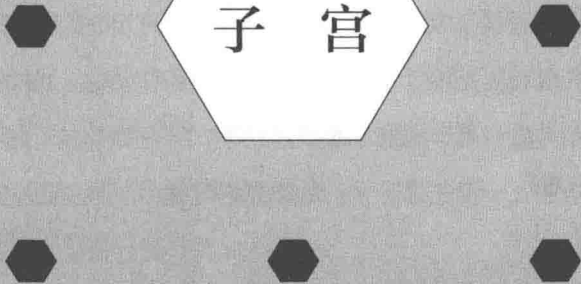
1	288
2	293
3	297
4	308
5	314
6	321
7	330
8	346
9	352

T h e X e n o g e n e s i s
s e r i e s

I



子 宫



• 1 •

活着！

还活着。

仍然……活着。

苏醒过程像往常一样艰难，而且令人极度沮丧。莉莉丝·伊亚波挣扎着吸入足够的空气以驱散窒息般的噩梦感，她躺着大口喘气，剧烈颤抖着。她的心脏快速跳动，怦怦如擂鼓。她蜷缩着身体，像胎儿一样无助。在一阵强烈的疼痛中，血液急速回流到她的四肢。

当身体平静下来，机能逐渐恢复时，她环顾四周，房间里似乎光线昏暗，然而她之前从未在清醒时面对这种昏暗环境。她确认了自己的想法——房间不是看起来昏暗，它本来就是昏暗的。在之前某次清醒时，她就已经认定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她感受到什么，权且当作现实就是这样。这种事情发生过多少次了？她

可能是有精神病或吸了毒，身体不适或受了伤，可这些都不重要。当一个人被这样囚禁，无助、孤独、一无所知时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

她坐起来，头晕目眩，转身去看房间里的其他地方。

墙壁是浅色的，可能是白色或灰色的。床还是老样子：一个坚固的平台，摸起来有点像是从地板上长出来的。在房间的另一边，有一扇门，可能通往一个卫生间。他们通常都会给她一个卫生间，但有两次没给，在无门无窗的小隔间里，她只能被迫选择一个角落解决问题。

她走到门口，窥视同样的昏暗，感到很满意，确实有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不仅有马桶和盥洗盆，还带了淋浴。真奢侈。

还有什么？

东西非常少。还有另一个平台——可能比床高一英尺^①，这里没有椅子，它应该是当作桌子用的。上面摆了几样东西。她先看到了食物——像往常一样的粥或汤，里面还有一块块像面疙瘩一样的东西，盛在一个可食用的碗里，寡然无味。如果碗空了却没被吃掉，它会自行分解。

碗边还放了东西，她看不清，就摸了一下。

布！是一摞叠好的衣服。她一把攥住衣服，急切地把它放下，又拿起，穿了起来。这是一件浅色的长及大腿的夹克和一条宽松

① 1 英尺 $\approx$ 0.3048 米。——编者注（全书注释均为编者注）

的长裤，都是用一种凉爽、柔软的布料制成的，让她想到了丝绸，但没来由，她觉得这并不是丝绸。夹克的前襟两边自行吸附，合上它的时候就一直合拢着，但当她把前襟向两边拉开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分开了。裤子也以同样的方式合上。这种分开的样子让她想起了维可牢尼龙搭扣，尽管这衣服根本没有搭扣。从她第一次清醒时起，一直到现在，她的劫持者都没准许她穿衣服。她曾恳求过，但他们没有理睬她。现在她穿好衣服，感到比囚徒生涯的任何时候都安全。她知道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但她已经学会了去品味任何快乐，珍视任何有助于她保持自尊的补给物。

在拉开和合拢她的夹克时，她的手触摸到自己腹部的长疤痕。在她第二次和第三次清醒之间，不知怎么就有了这道疤，她满怀恐惧地审视着它，想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。她失去或获得了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，还会发生什么？连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了，他们可以在未经她同意或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切开和缝合她的身体。

在之后的清醒期，这道疤曾让她感到愤懑，有时候她又感激伤害她的人——在对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让她睡着了，而且还做得很好，避免了她以后的痛苦或残疾。

她抚摸着伤疤，描摹着它的轮廓。最后她坐在床上，吃着味道寡淡的食物，也吃掉了那只碗。吃那只碗与其说是为了消除残存的饥饿感，不如说是为了换个口味。然后她开始了一项最长久

也是最徒劳的活动：寻找裂缝、敲击空洞处和一些能够帮她逃离监狱的蛛丝马迹。

她每次清醒时都会这样做。在她第一次清醒时，她一边寻找一边大叫，没有得到回应，便扯开嗓子嘶吼，接着大哭，然后咒骂，直到最后嗓子哑了发不出声来。她捶打着墙壁，直到双手流血、肿胀。

她的劫持者没给她片语回应。他们在准备妥当之后才终于开口了。他们根本没现身，她还是被封闭在自己的小隔间里，他们的声音就像灯光一样，从上方传来。她看不到任何扬声器，就像找不出任何能作为光源的发光点一样。整个天花板似乎就是一个扬声器和一盏灯，鉴于空气一直保持着清新，它或许还是个通风设备。她猜测自己在一个大箱子里，就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老鼠。也许有人站在她上方，通过单向玻璃或某种视频装置看下来。

为什么？

没人回答她。当她的劫持者终于开始和她说话时，她就问过他们，他们拒绝告诉她。他们向她提了一些问题。一开始问题很简单。

她多大了？

二十六岁，她默默地想。她还是只有二十六岁吗？他们囚禁她多久了？

他们不会说的。

她结过婚吗？

是的，但是他已经走了，早就故去了，他们抓不住他，也关不了他。

她有孩子吗？

天啊。一个孩子，早已和他的父亲一起离开人世了。那个孩子早就不在了。如果真有冥界，那里现在得多拥挤啊！

她有手足同胞吗？他们用的就是这个词：“手足同胞”。

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，可能和她家里的其他人一起死了。母亲，早已去世；父亲，可能已经去世；各位亲戚——姨妈、姑妈、叔叔、舅舅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侄女……可能全都去世了。

她做什么工作？

她没工作。有几年，照料她的丈夫和儿子就是她的工作。在他们死于车祸后，她回到大学，想在那里决定她的生活怎么继续下去。

她还记得那场战争吗？

这问题真蠢。哪个经历过战争的人能忘了它？一小撮人想要屠杀人类。他们差点就成功了。她凭着侥幸，设法活了下来——天知道她又被谁抓了，然后给关了起来。她提出，如果他们让她离开她的小隔间，她就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他们拒绝了。

她又提出和他们交换信息：他们是谁？他们为什么关她？她被关在什么地方？以回答换回答。可他们再次拒绝了。

所以她也拒绝回答他们，无视他们想让她完成的身体和心理测试。她不知道他们会对她做什么。她害怕受伤害，害怕受惩罚。但她觉得她必须冒险去谈谈条件，她想换取一些东西，而她唯一的交易物就是合作意愿。

他们没有惩罚她，也不跟她谈条件。他们干脆不跟她谈话了。

当她打盹时，食物继续神秘地冒出来，水还会从卫生间的水龙头里流出，灯还在亮。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声音——除非她自己制造出来。没有东西可以拿来消遣，只有用作她的床和桌子的平台。无论她怎么粗暴地使用，这两样东西都不会从地板上升起。污渍很快就从它们表面黯淡下去，然后消失。她花了大量时间试图损毁它们，却徒劳无功。这是帮她保持相对理智的活动之一，另一样则是试图够到天花板。无论她站在什么上面，都没法跳起来够到。她还试着向它扔了一碗食物，那是她最方便的武器了。食物溅到天花板上，让她明白它是实物，而不是某种投影或是镜子的光学幻象。它可能没墙壁那么厚，甚至可能是玻璃或薄塑料。

可她永远都没法搞清楚。

她每天都坚持做一系列体育锻炼——如果她能分辨得出前一天还是后一天，或者白天还是晚上的话。事实上，她在每次久睡之后都会锻炼。

她睡得很多，很高兴自己的身体能够通过经常打瞌睡来应对

恐惧和厌倦交织的情绪。这些小憩之后相对愉快的短期清醒，终于和更长期的清醒一样，让她感到失望。

更长期的清醒，是从何种状况中醒来？麻药引起的睡眠吗，还是什么别的？她没有在战争中受过伤，从未需要过医疗护理，而在这儿，她都经历了。

她也曾唱歌，回忆她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和电视节目、听过的家庭故事、在她还是自由身时经历的点滴往事——当时只觉得再寻常不过。她编故事，为她曾经热衷过的问题，同时站在正反两方，和自己争论不休。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事情，她都做过。

又过了许久，她坚持住了，除了咒骂劫持者，她不直接和他们说话。她不肯合作。有时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反抗，如果她回答了劫持者的问题，她会失去什么？除了痛苦、孤独和沉寂，她还能再失去什么？但她坚持了下来。

有一段时间，她抑制不住地自言自语，似乎她脑子里的每一个念头都得大声说出来。她拼命地努力让自己保持安静，但不知怎的，话又不断从她的嘴边溢出。她觉得自己就像要失了心智。她已经开始疯了。她失声痛哭。

最后，当她坐在地板上刻板地摇晃着身体，想象着自己失去了理智，也许嘴里还在念叨着这事的时候，一些东西——也许是某种气体——被释放到房间里。她往后一倒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事后她认为是自己第二次长期沉眠的状态。

在她再次苏醒的时候——谁知道是在几小时、几天，还是几年以后——劫持者又开始和她说话了，问她一些相同的问题，就像以前没问过她似的。这次她回答了。想撒谎时她就撒谎，但她总会给出回应。长期的沉眠治愈了她。她清醒时没有再特别想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没有哭，也没再坐在地板上晃个不停。尽管如此，她的记忆并没受到损伤。她对长期的寂静和隔离记忆犹新。相比而言，即便是一个看不见的审讯者，也能让她更容易接受一点儿。

向她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实际上，在她后来的清醒期，那已经变成了对话。一次，他们放了一个孩子进来和她待在一起——一个黑色直长发、烟棕色皮肤的小男孩，他的肤色比她的要浅一些。他不会说英语，还很怕她。他大约只有五岁——比她自己的儿子艾尔稍大一点儿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在她身旁醒来，可能是小男孩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事。

开始和她相处的一段时间里，他要么躲在卫生间里，要么缩在离她最远的角落里。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使他相信自己并不危险。然后她开始教他英语，他也开始教她说自己的某种语言。他的名字是沙拉德。她唱歌给他听，他立刻就学会了。他接着用几乎没有口音的英语唱出来给她听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当他给她唱自己的歌时，她不去跟着学。

她最终还是学会了唱这些歌。她喜欢这项测试。任何新东西

都弥足珍贵。

沙拉德的到来是一件幸事，虽然他会尿湿他们共用的床，或者因为她不能很快理解他而变得不耐烦。他的模样和性情都不太像艾尔，但她能触摸到他。她不记得上次触碰别人是什么时候了，她都没意识到自己有多怀念这个。她为孩子担心，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他。谁知道劫持者已经，或者将要对他做什么，但她并不拥有比他更大的权力。当她再次苏醒时，他已经离开了。实验完成。

她恳求他们让他回来，但他们拒绝了。他们说孩子和他妈妈在一起。她不相信他们。她想象着沙拉德被单独锁在自己的小隔间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那敏锐而记性好的小脑瓜渐渐锈蚀迟钝。

她的劫持者漠不关心地开始了新的一系列复杂问话和测试。

• 2 •

这次他们会怎么做？提更多的问题？给她另一个同伴？她并不在乎。

她坐在床上，穿着衣服，等待着，疲惫不堪——是比身体上的疲惫更深沉、更空虚的精神倦怠。反正迟早会有人跟她说话。

她等得太久。当一个声音叫她的名字时，她都快躺着睡着了。

“莉莉丝？”那种熟悉的、柔和的、雌雄莫辨的声音。

她深深地、疲倦地吸了一口气，“干什么？”她问道。但是当她说的时候，她意识到这个声音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从上方传下来。她一骨碌坐起来，环顾四周。在一个角落里，她发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——一名瘦瘦的长发男子。

那么，是因为他他们才给了她衣服？他似乎穿着一套类似的服装。当他俩都熟悉对方时，就把它给脱了？天哪！

“我想，”她轻轻地说，“你就是那最后一根稻草了。”